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

魏時吳王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五

元魏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群臣論佛事七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敘先後事八

C40-4514

C40

4514

174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

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還洛陽與道士角神力僧護信爲立寺度人漢法本內傳云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

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訶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

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遂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察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

虛符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敕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八人各

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壇沉香爲炬遶子經而二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所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群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

各懷被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衆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在空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

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
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
人出家及四獄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
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
出家至月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
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
城外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
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魏時吳王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第二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

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爲任于時三國鼎峙
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
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
妖異有司奏聞吳王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
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王曰若得舍
利當爲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
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
嗟信情發越因爲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爲佛陀
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敕問尚書令闕澤
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

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

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王太悅以澤爲太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第三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

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
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
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目可闔
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衰竭非談也君山
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
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
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
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
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

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
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郗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佞
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
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
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黨徠援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入海爲蜃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龜鼈爲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雖
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

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
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
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璋十歲能屬文
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
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
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
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
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
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

制音傳爲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
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籙
姦妄奇妖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髣髴夫大聖知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
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
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
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

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
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
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
籠吉凶預籠吉凶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
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亨
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
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
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爲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
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
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

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拇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

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敦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壽張遐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

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爲始徼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

萬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則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也不尚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旣相師資非學

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尚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也道沖而用之又不足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疋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

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盛曰大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

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孱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

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資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昌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梏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覲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已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

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

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
非惟不救乃獎其獎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
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爲
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
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
於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
至於虛詠謠怪徽詭之言尚滯於一方於而構稱不
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
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
或云爲天下正或云無正仁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

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
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
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臣之子
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爲名父之
子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
典遊心史籍常以爲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
愛自我陶淦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
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
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之成敗明
鑒誠將來今遂厝心博綜撰考諸事疏著春秋庶擬

前賢以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
竭意經綸一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
太元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以
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輒敕納之祕
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位叅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
於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
知爲尹喜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學
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
故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典建鴻猷故
班固敘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

耳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亞聖賢有大賢
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盛敘老非大
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道
於西裔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
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第六
魏太祖道武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
之興其來遠矣拯濟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
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
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殿加

以飾繪別構講堂禪堂沙門坐處莫不具焉魏世祖
太武託跋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
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與諸
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華禮敬篤敬兼至晚
據有平城興敬李術爲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
猜忌釋門旣位居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
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燾所仗信道士寇謙之
與皓歛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略太武信用
國人以爲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
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掠境徵高東還暨達

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爲師形心盡禮晃時被
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
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劒列
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說所先
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詔燾於太子無
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
之緒思闡鴻基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
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邇百姓富昌宜定制
度爲萬代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
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

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熹恐是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熹納之卽敕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卽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

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崔氏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敕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熹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竄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

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污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劒斬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敕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卽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憊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

由於此於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埋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卽高宗文武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群臣論佛事第七

文帝卽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

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
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
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正必求性
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
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理並足開
獎人意若使率士之賓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
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
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
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

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顗等
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
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
蘭護開潛深遁崇遂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濟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奉戒則
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
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
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

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道生法師學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敘先後事第八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法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卽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敕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

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
縣屬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四年
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
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闕
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
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
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
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
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

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出何史記法師曰周書異記
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卽是制法聖人當
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
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
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
言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
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
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籍蓍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
書令元又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
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尚

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
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夔散騎常侍溫
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
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
兆移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
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
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

惟一食承絕辛羶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
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
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衆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欲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說
圓常亦復潛輝鵠樹闢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
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唇葉相承洙此邪法習因善散棄迷
知返今捨舊翳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
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
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
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
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敎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于無際假金輪而
啓物託銀粟以應凡揮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
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況氷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
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道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
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
樹始于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鑒娠微滿
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

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
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
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
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
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
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
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
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
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
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

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
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至四月十八日中
書舍人臣任季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
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
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
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
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
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
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
或轉咒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
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自矜誇銜其道術仍又唱言
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
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
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具
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卽尋往覓有僧曇顯

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
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
行末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
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
共言耳扶輦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
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
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
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我以現一卿可現二
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

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
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
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
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
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糴是味清虛焉
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皆宜禁
絕不復遵事頒敕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
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剃

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於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魏承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洋襲其位爲相國魏將曆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遂不

食肉禁鷹鷂去宰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屐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彌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及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

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
夢遊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
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甚
乎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盡
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
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
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
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齊書
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音釋

宸

於豈切

胸

勛音

婕妤

上好切

涉

下羊切

諸

去聲

偈

去聲

柞

去聲

柞

去聲

柞

音昨木名阜斗也五
梓漢宮因木以名
在於鄭地也

馬

行疾也

鄒

光會切

祝融

之後也

國名

北壁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唐

釋

道

宣

撰

周武將滅佛法安法師上論事十一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遠法師抗詔事

十二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開

法事十三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十四

隋文帝下詔爲絳州天火燒焚老君像事十五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讖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道法躬
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
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
其策潛進李宗排棄釋氏又與衛元嵩唇齒相副共
相蘊醢帝納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
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
寐爲僧讚唄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
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
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

廢立衆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
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
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
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
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商榷至五月十
五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卽於殿
庭焚之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
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
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
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萬物本於無生

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不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

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靈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象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冀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而不質

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
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
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
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
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
未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
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
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
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
者也何須夷嶽塞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
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
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
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
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
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
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
陵避瘧病於丘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大
蛇所喻弟子尋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
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爲嗣師咸以鬼道

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

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

漢嘉平末爲蟒所噏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
生糜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
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
過此之甚矣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咒瀨無端乃云開命門
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
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
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

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
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卽是靈仙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
物紙筆薦蓆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
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
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馱泥中黃

土塗面摘頭懸櫛埏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
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
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
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
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罕有覺
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校莫敢排

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
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
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
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躬
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
詞略云猛以世之濫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
子爲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
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
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過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識也

黃初三年下敕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

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作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惡次有謁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樾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卽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

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十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慙陶化今並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典文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
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陳崇
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
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
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
並退還家用崇奉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
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
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答並相顧無
色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

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
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
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
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
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
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
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
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
法此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

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者仲尼所
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
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
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
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
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
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
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
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並退僧還
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

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輩親向疎未
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
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
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
養故目連乞飯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
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
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
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
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

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
帝已行虐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
毀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
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
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
登卽賞賜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
年瘴氣內蒸身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
雲陽宮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
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注云近見大唐更

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
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
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爲滅
佛法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
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開法事
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
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琳以表上之
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

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琳亦早聞正以聞辯故
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
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琳
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琳願誓
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
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
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
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
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
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

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
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
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
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
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
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
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
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
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

近情所測義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

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八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至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

內乖太祖外潤黎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萬里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詔曰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

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老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

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琳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琳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卽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眞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

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受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卽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眞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干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

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叅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止可以道廢俗興如

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復何答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

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既
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
乎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
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
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
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
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惡
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
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
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薄是則以

僞修真衆惑志故今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
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
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
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
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
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
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
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
理寧得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宜然酒不損生何

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答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

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以鱗牙爲能援易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縑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虛而不實

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防邪前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智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伎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言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

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害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

可同異無同可異同非異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
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
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
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
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
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
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
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無任得
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
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

辯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
爲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
何愧信誠琳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
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
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異因義
勢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
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
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
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
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

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
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
有稽違奏曰臣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
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和定無異趣一日
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佛化弘廣理可
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
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
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
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於其日殿嚴尊像具

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敷揚
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測道
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
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
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
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
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
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養資須四事無
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
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

道琳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
公宇文譔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
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臣審覈

高祖諱邕卽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
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
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敏三年崩諡明帝立弟魯
國公卽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
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
原一統帝以爲得政于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
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當王以僧

緇服彌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旛悉爲皂色
用獸不祥乃至高齊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
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
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
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旣窮當年便殞
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月禪位子衍改元大象
贊號天明元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
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率改早衣普同黃色
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雉期虞氏加其
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

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周隋交禪
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
故昌亡亦爲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爲之碎身隨
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
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
東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
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帝無以答遂
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召
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
徵竟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

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
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
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第十四

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
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
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敕旨佛教興來多
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浮不依佛
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存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

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爲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群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而爲母故泥洹大教化被耆城無爲真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顏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

北壁

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王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歎懷請道所以掃六師于舍衛梵王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與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降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凌曲沃同座而

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頃俗多
迷疑腸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
蹤行至鄆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枿院宇層重中有宗
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
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地通南山近
坡有一土臺叢樹森聳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
暮宿觀西尹邨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
慧解清明言晤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
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
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艸爲樓

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
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攜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
周眺久之東南高岡卽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
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時列不聞先君與李老
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闢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
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
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
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
之北槐里古城基址尚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
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

代冢跡今遠訪問流沙卽燉煌鳴沙之地是也彼有
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聃往
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爲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
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
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
聃行不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爲實錄自餘虛引
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
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
人不受今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
人奉佛道不能化云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

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詣想有識者
顧此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
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
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
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
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
尚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
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

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
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
爲寺以兒委尼不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
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
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
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
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
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
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
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

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
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
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
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感發神瑞充
物耳目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
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
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
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轉經問
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
盛時旣非遙故略其敘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

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
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玉
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府四事供給三
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
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祕神用罕加
請爲國師尊稱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卽世
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書優問慇懃委曲
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存日故每
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敘昔緣情欸莫二
自有帝王於師珍重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

預懷致使交論曲言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寶錄卷第二

音釋

覘

丑廉切

狷

俱犬切

獠

音老

惡

尼六切

枿

吾割切

襴

落蓋切

祿

祝誼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唐

釋

道

宣

撰

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十
七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十八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
以抗事十九

太宗下敕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二十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二十一

辛中含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二

十二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二十三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二十四
太宗敕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二十

五

太宗詔令契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覆

事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十七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
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

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
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
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
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
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
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
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
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
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慾海

三界蠢蠢顛隆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
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
厭榮華而入道摺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
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
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
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
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
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

既不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閭里咸
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
明僧威阻而無力于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
各疎佛理曲陳邪正皆是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
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
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
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
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

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
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
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暮詎免四流浩瀚
爲煩惱之波六趣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
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
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
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
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
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
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

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佛號爲法王也
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
言也文有三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
心口常誦並流略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
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
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
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
故奕奏狀因之遂寢得使釋門重敞琳有其功東宮
庶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
來琳姓陳氏潁川太丘之後遠祖移于襄陽故爲縣

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閣史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二說糾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宮乃尹喜之宅延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邨尹長樂者邨中魁岍卽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艸爲樓於觀望故曰樓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卽尹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

不往流沙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紂徵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佳久處無由得成探蹟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槩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飛丹馮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旣暢窮力搜求乃見乾

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
目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
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進喜
踰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遂依而
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罔冒凡聖
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
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
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
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
傍求斯卽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
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
但敘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十八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列三座
擬敘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所珍道俗敦敬
衆所樂推以爲導首于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
宰伯臺省咸集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
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
顧莫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躬
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無所慮師

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既最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
衆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
敘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
止皇儲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
開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
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
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
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
曰天上天下惟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
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於道者
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
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
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
者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
能法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道亦得
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自然法
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自然法道亦可道即法自然自然
不即道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
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

應卽是地法然於天不卽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
不卽道若自然卽是道天應卽是地於是仲卿在座
周樟神府抽解無地忸怩無答當時榮貴昌言道士
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
應機河寫于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
皇儲懿戚左右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
博士祭酒張喉愕視東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
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
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

求於無上正真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
云阿耨菩提晉翻云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
於事可知乘略答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
洲聃乃周末始生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
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
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敘道者謂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曄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
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
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三

北望

既闕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事亂云在已爲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者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德者爲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塗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海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島有之說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獨

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席之揚扇足爲萬代之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恩道藉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在晉番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摘藻俊逸終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

學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雄伯電
舌而卷群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春坊因
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
成雄邑召往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
末遼海衰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
兩禪室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
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闡及帝往江都
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泰初元彌崇敬重
內置道場晨宵觀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

北壁

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東夏入僞諸州例留一
寺洛陽舊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
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其真
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卽隋煬國師
智顗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追住慧日舊曾同
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
供並入勝光寺乘達帝城弘通無倦福智二嚴與時
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
畫繪瓌奇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不可
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傾名貌如攜錦

能使智人傾心清耳竚聆逸辯不覺晷度形疲自餘
昏漠得聞寫送輕快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
爲心言問所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
也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賻贈榮顯
道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論以抗
事第十九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佛法恒
加訕謗與傳奕唇齒結構誅剪釋宗卿著十異九迷
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傅氏上聞天聽孟春下敕京立
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

嚴敕行下無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
出帝氛祲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卽大赦
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法琳前造破邪論道
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
論以擬之一表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
布露惟遠潁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寓爲之注
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敕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者聞之
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神則理

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遞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爲之功宜

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坐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

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後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敕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

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爲幕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大哭云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肆不滌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敕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前實攜京邑大德

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隨頓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下可選地邪住須量處省事爲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

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卽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華假近開遠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一兩字鉞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

非俊見曰法師言不出脣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之見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師何以構斯諍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卽是不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卽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卽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誥祭酒曰君旣謙說真爲道

北壁

黨淨曰嘗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矚斯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房氏卽隋國子博士徵遠之猶子也家代儒宗流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朗文雄機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蹟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

轉高預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離校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爲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群髦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于皇運編爲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舍毗曇大莊嚴咸爲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家預聽法筵日下當時以爲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驚所以吹爇易發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

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寫敘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召五衆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爲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答前人共代卽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第二十

二

太子中含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諳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聯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

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鷖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藎之方時雨寧有分同

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殤其
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
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於未始無物斯則
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卽余亡分別矣君子
劇談幸無諠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
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
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
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
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

尅而難功是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寔
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
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蟲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
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不羨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
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乃道圖四果尚昧衣
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
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
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
蕘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

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
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
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瞻理致幽絕旣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
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
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
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
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
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卽於外有數無知則
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

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喻尺鷁之比大鵬不可
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
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
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
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
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
修而始見彼旣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
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
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溼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

待與無待明卽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
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
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
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翫涓流何異蔽目而視
毛端却行以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
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王謐郗
超劉瓛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
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
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
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

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
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
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
敢此有酬以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
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千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
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十三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
自媚因程器於儲貳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
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

敕沙汰僧尼貌減年齒使御史韋棕將軍于伯億并
寺省州縣官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衆僧宜依
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
卽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繼下詔問
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
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
毀我祖禰謗讟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
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孱悌之至
通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
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

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
宗德教加於百姓恕已謙光仁風形於四海又吾師
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
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
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
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
餘例具狀奏聞敕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
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放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
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顯

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胸懷頓亡死畏立待
追對須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滿卽事加刑有何所念
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毒疫流行
干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
遏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
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
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
念陛下又敕詔書侍御韋棕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聞觀音聖鑒陳形六
道上天下地皆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

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卽是觀音旣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著
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下若
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
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敕徙于益部僧寺
于時朝廷上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棕審英飾詐疑陽
陳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冲虛之迹斯聞玄風
旣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
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祝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
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

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
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徼在慮斯原
不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姪侈有敕追入大理
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晚可謂賊夫
人之子於斯見矣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敘佛道先後第二十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于
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敕召大德五人在寺內堂中
坐訖具敘立寺所由意存太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
垂淚乃手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

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
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譽疊早嬰偏罰追
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
天躡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
乎粉骨敬養已絕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
以丹誠歸依三寶謹依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
財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爲神遷
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法樂
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宵食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

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宗
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悵悵寺主道
懿奉對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恩重
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悵悵帝曰朕以
先宗在前可卽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道
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
命于佛今天下大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
先妣惟置佛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
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
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

等起謝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
房宇迫狹若爲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
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敕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第二十
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
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爲天子欲爲皇后者可
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者給
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
經文言有異具錄以聞有敕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

張慧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爲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爲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爲慧元所說不乖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家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皇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敕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于時省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前于尚書試以火焚燬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

皇爲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于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于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如南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太宗詔令瑒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覆事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脂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必道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卽下敕令瑒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別參議詳覈道德瑒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爲譯

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瑒曰佛教道教理致大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出語濩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瑒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淪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見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

維摩三論見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契曰佛教初開深經尚壅老談玄理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張葛之耳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章

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蹟過度失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言以對遂卽染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爲道未聞末伽以爲道也契曰今翻道德奉敕不輕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契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

陀西天音此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爲覺此則人法
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爲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
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
伽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上當時乃取笑天下自此衆
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
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爲翻度
惠彼邊戎樊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
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
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
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尚

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爲桎梏指神我爲聖本莫不淪
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
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
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爲笑林樊
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然此
述遂不翻之樊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于兩河以
慧解馳名周行獄瀆承西梵學富誓欲博求以貞觀
初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
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
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于京邑天子降禮

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
永徽已來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爲命家今在北山
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
別有大傳廣文如彼自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
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
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
釋宗爲命族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
玄規猷自隔開河語極淄澠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
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
代致混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巾被責
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
輒以所聞敘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浮訶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音釋

疚

音救

踳

尺尹切

忸

尼六切

被

女板切

擣

丑知切

闡

音因

瓌

古回切

賻

音附

祔

音浸

輟

音果

覲

賢覓切

讞

楚交切

代

諱

徒谷切

謗

而謗切

恨

音量

悵

悵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唐

釋

道

宜

撰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二十七

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二十八

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事二十

九

帝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事三十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三

十一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三十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三十三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論義時
會隱法師豎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
蹟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
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敕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
生萬物義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敘云皇帝皇
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義亦
乃牢籠周漢云云又歎仰佛化戡濟黎民文多不載便

問榮云先生立道生萬物未知此道爲是有知爲是
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旣爲天地
之法豈曰無知難曰向敘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
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
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不通
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天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其工蚩尤桀紂幽
厲之徒而殘酷群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
稷契夔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斬尚新王之侶諛
諂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善

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騏驥驊騮而復生豺狼豪蜎乎艸木之中何不唯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櫟欒檮棘葦艾蒺茨乎旣而混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爲萬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皆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瑠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陰陌玉葉坐空甘露充糧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思不識橫言道

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赧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夫唯論難之體褒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忤卽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卽老君子孫豈有對人子孫公談祖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時蒙敕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遙相擊論遂至逼暝僧等見將燭

來便起辭退敕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
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
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謔闢漫
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蹟以蔭名來難且蔭以
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
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各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
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
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
逐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
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

旨不明歷黷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
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殿柱須
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
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曦光
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
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
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
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魚鳥
獸萬物皆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
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佛

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卽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詿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華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旣夜久息言奉辭敕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敕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

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陰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敕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帝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十八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華亂空自北

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幡高廣驚於視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卽下敕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邇肅旣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覈名

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敕云好師等依位坐又敕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慧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承宗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唯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卽是釋迦之兆域慧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

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薰慈燈於暗室浮慧舸
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慧元
邪說未可爲依敕云好更遞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
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敘
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
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
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
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答云老君上
聖何得非洞立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
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

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
凌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相談論
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
似索姑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敘
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
討事焉可同邪先生鬚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
腰懸赤袋巡門狀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
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剪髮爲好何
不剔眉立曰何爲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
毛剔髭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爲角髮不角髭榮

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卽避席至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敕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敕使報奘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盾卽其遠祖隨宦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祕書郎司隸刺史崇

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卽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叔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令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旣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闈輦潔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

顯僧倫既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道雲
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顧
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矚允
副遺頻告瑒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內敕
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闕
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彝倫矣
帝以冬旱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二十九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
法雨零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
下敕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士張慧元等

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好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
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卽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
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
本際義敕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
卽登座問云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
際本於道名爲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元答云何往不通竝
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
法答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又竝曰若使道法
於自然自然不非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

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褒卽
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
法於自然何爲道自不得互相法榮得重並旣不領
難又不解詰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
我弟子褒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
心芻蕘之嘲塵黷天聽義須棄置誠不可也雖然無
言不酬古有遺誥聊以相答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
之弟子汝旣稱爲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
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忸
怩無對塵尾坐頓聲氣俱下褒因調曰塵尾已萎鹿

北壁

巾將折語聲旣惡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遂巡下席尋
卽有敕令褒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褒江表庸僧山
中朽穉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
則佛法僧寶無上福田梯陞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
義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續宮闈皇
太子聲高啓顯今爲膏雨不降瑞雪未零憂勞黎庶
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
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玉階
闡玉京之教金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

伏願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儀坐訓六宮母儀萬國皇太
子疑神望苑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圖下武義褒海
隅遺隱忽厠高華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
之口釋解頤之談云云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標
義目厥號摩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
等之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也
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
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明假慧以明之造盡不可
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道士張慧元問曰音是胡

音字是唐字翻胡爲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
是梵音譯梵爲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
答曰佛生天竺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
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褒調之曰道士年老今復
發狂答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褒調曰子
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付軸何爲張遂復座姚
道士次論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爲智答曰爲欲破
愚癡歎美稱爲智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姚曰我那忽是愚答
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爲智道士若亡愚我智藥亦

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吞聲周惇失守無難坐
默裒因總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
狂愚既退李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
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岍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
爲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岍亦應非彼此歎
到此岍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
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
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圓裒
接聲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鷄彈彈黃雀足射射
鷄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裒又

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愚那不見救姚卽
發言云云裒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

已見斯言有從記于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

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裒云三

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于王庭

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于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

相從還栖公館裒謂諸道士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

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

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爲謔論脫付

法推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褒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各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褒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于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帝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三十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尚義理匪因談敘無由釋會下敕追大慈恩寺僧義褒西明寺僧慧

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卽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敘論義旨不爽經通下敕停東都淨土寺褒卽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隆褒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千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東陽金華

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
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名聞
奏下敕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
隔致猜共敘大綱護法爲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
顧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
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毘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
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欻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
或曰空華道人遂卽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
破膽失路迷歸衰乃誨以謗法之慙示以信首之路
責以三關則周惲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

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日
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興大法斯人在
斯纔有一月卽蒙敕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
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籍甚彌隆今
古不意法幢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
慘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
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一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敕召僧靜泰道士李榮對論第三十

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謏聞雕冰鑄木肅承旒宁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爲主或以自然爲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

茲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僞造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爲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卽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僞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

榮引老子經序似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祕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卽原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僞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婁之徒康僧會之輩疊

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群錄豈比汝之僞經或云朱鳥喙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卽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卽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道化胡之

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擷角受化尚戴黃巾旣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巷爲雅論古人請尚方馬劒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尿靜泰曰汝道在糞尿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

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爾今稱我親承嚴展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憶憶我未發汝剩揚靜泰云李榮烏騮何異蜚蜚先師米賊汝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頭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

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
嘲可曰李榮腰長卽貌而述屢申駝項亟感蛇腰舉
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
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
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樟迷妄李榮是蜀郡
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虛衰榮爲蜀郡詞人一何
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衰那得靈輝靜泰
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曷韻怪言用閑音賞李榮又

轉語云何意喚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
靜泰云汝此語爲自屬爾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爾
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
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
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
汝復不閑以帝爲王汝過之極李榮旣急不覺直云
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旣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
又轉語云大道老君皇帝所尚何物綠睛胡子剃髮
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
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皇王有

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恐子自弊於杜郵老
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睛胡子自是蔥嶺已
東李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
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刺圍身
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春負楊枝或解髮却拘
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
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
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
未亡銜惑之徒冒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枚繚緋
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旣無慙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
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
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
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
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
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
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
疲聖旨帝休榮遂走下堦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痺未
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
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持泰云帝者之前理

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惡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旣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近屢遭剋敵仍參勝席故泰爲衆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卽心伏魂飛況

對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敕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敕壘顧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
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
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
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
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
大小有苞舍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
不遍何必山芥有納不納凡聖分思不思難凡智聖
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
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
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

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
一切衆生卽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
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旣不殊凡聖跡寧兩
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
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
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
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
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
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得深入不
思議思非思寂滅敕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

日乃教還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
曰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
所無○難季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
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之道爲
本餘者爲末難自然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
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
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難曰道爲物祖不異
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
列子纔遇季咸悅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魂迷
士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

瓦解今若更憑神算赤舌將必冰消上又笑重問曰
向云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答大道無形難
有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
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卽是道何得言無道○
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旣指
象爲道象外卽無道無道說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
形之道能生於萬法○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
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
卽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卽是母又前言道爲

萬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
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得爲物
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嘲之曰旣非得意何爲杜
默已倒穀皮答吞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爲
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答道爲物祖象非
物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卽道形答大道無形○
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那得
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
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
形無形強說形○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

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
眼爲羸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難象是質礙道本
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答靈辯奏曰靈
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
稱善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
對答不相領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
蓬萊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
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榮奏曰孔子
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
榮故當是老

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

昇玄經題目道玄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
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寂言詞若爲得啓題目
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
說難玄若可言詮卽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
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榮領難不得辯
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
象在言旣其蹇棘於理信亦迷矇又更爲述前難答
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
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
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

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
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正是此處死
滅辯曰螢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
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憺之虛宗絕
患累於後身證無爲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
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卽是齊鳥
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
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
不情昏菽麥目闇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
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豎義令

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爲得並玄正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妙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

北壁

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榮曰旣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

可並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並非並不得並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躕榮曰旣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

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
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
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鳬
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敕追榮入京日著枷榮曰死灰其慮
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
是忘亦可行枷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旣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
嘲曰柱枷異支榮擎枷非據梧閉口臨枷柄真似濫
吹竽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汝道人之
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

北壁

知有榮今年旣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
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
皆知道士著伽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枷聖
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
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辯
曰李李榮榮先之雄情爽氣何勞瞋目厲聲仍嘲曰
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
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怒刀加食飯辯曰衆僧
本來齊潔故當食飯進蔬道士惟重醮祭應須酌醴
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齋何爲

語飯

當論時
在中後

榮曰蠢爾荆蠻詎堪爲敵辯曰周德未

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榮曰心

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

上遂累木皮末席辯嘲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

言鴻鶴已高逝鸞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能盡

記每嘲上皆坐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三

昔毘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駕蓬門

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

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

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敘邂逅

相逢深適鄙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

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請

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敘幽微云爾范曰

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問當酬問曰七篇

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

曰今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

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

爾豈非孟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

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
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
忘○難曰秋毫旣無陵霄之峰太山未有入塵之細
逼令均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
之峰山有陵霄之峰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
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
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
有差殊山毫旣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
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咎

夏並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
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范曰二教所
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
同山毫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旣不異不異得說
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晉中朝時徙
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植德
本累修淨業家遁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
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
聽習三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爽

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隄含霽
霜松引颺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徽中暫遊東都聲馳天闕尋奉敕住大
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
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聖顚
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悵加復謹慎溫雅絕訪時莫能
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
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尚想連環沉吟千祀略題
梗概爲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

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音釋

夔

具惟切

謚

古合切

譚

徒塔切

闔

於結切

拉

力合切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西域天竺國事出後漢列傳七十八

唐沙門智昇撰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能寐至旦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傳毅奉答曰臣聞西域有神號之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爲然卽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遇見沙門

高僧傳卷之四
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
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卽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
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卽於洛陽西立精舍卽今白
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爲名摩騰二人旣至
翻譯衆經二人爲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
釋迦像是優填王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卽令圖畫模
寫如法供養卽是漢地三寶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
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
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

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從
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
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
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
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
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
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
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
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

歲三十成道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卽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

陰雲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法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佛

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答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案帝王世紀云周昭王卽位五十一年崩周穆王卽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卽位十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太謬乎未知統師出

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平十年凡一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年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

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修多
羅教復請梵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
一從漢言又立白馬興聖二寺敕度公子女令作沙
門承事梵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衆諸道士
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梵教我等今
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
上一表乞與梵師比校令至尊意悟使有所歸爾時
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太上
靈寶玉訣一部空洞靈章一部中玄步虛章一部太
上左仙公請問一部自然五稱一部諸天內音一部

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智慧
上品戒一部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明真科一部
合六十二卷

恒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法科
罪福一部明真科齋儀一部太上說洞玄真文一部
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命一部
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滅度五練生屍一部度
自然處儀一部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志上品
一部三元誠品一部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
部服御五芝立成一部朝夕朝儀一部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
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一
部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一部步虛文一部神
仙藥法一部尸解品一部上天符錄敕禁一部合八
十四卷并茅成子一部許成子一部列子一部惠子
一部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褚善信

以爲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道士褚善
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
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
上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
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
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梵
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梵道人令翻其語託同
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
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嶽諸山道士
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術悉

能曉了太虛符咒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以聞明帝又得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士表聞卽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言太上無形無上爲尊自然之

北壁

父者今日西域將來是修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公之龍也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云何圖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帝曰摩騰法既曾爲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爲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無自然憺怕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悟諸大德須知

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慧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是何句義帝曰涅槃無爲憺怕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褚信問曰涅槃之義有幾種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褚信問曰未審五者其義云何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含果各受人天報盡得生初禪

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有名有餘涅槃三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死不捨衆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行善本成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褚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帝曰卿若爲比試褚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

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願火不
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願與臣同於此
試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
月之顯彈丸之土竊價隋國之珠實非其類如欲相
比卿既不相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
卿比校道士既得敕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
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
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咒禁呼策鬼
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
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稽首具說諸山

北壁

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
尅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
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東流法不虛
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淄服戒行無
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
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爲天下主
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導群生指於歸處
此是開基之功恩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卽
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
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

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竺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幾種以何爲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爲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爲天尊求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以爲天尊求生燄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西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爲師尊求憑空滅絕有離無五者

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咒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爲仙尊求五芝艸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爲仙尊求入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水仙以爲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帝曰此八種道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卽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法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執

法蘭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
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
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
教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
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
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
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世有鈍根者
咸言我之所事從元皇已來世尊仰佛雖神異其
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帝
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尔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

行多諸技術是以爲世所尚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
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
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臥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
言此是大仙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仙號生焉
帝曰弟子蒙法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
法欲調伏道士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
虎嘯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懼
螢光敵對卽施何用預搔待痒帝乃大笑弟子知師
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貧道未得過人法
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帝子爵位封王帝令卽命將救

巡省革易風俗其王見州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
帝曰使者旣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豈敢不
懼法師又問曰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前行
自在以不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肅畏法寧敢
自在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說貧道出家人亦名
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法王金口所說所在家化亦
無畏懼若法行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奉敬道士小
慧何足消伏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卽辭法師入
城敕有司令辦供設齋并敕五品已上文武內外官
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十三日道士在白馬

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
壇置太上靈寶天尊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
子黃老等二十七家書合有二百四十五卷東壇置
饌食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南
門道西百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平旦大衆
普集已時齋訖帝謂道士曰諸大德欲試今正是時
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道士等奉敕卽以柴荻和
梅檀沉水等香木積遶西壇經敎上復作啓告啼哭
流涕曰太上天尊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遵行
不捨今爲西域別敎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觀褚

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
欲用曉示衆生以辨真僞伏願上慈顯出神効卽便
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
大驚愕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
隱先時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咒者呼策不應先
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慙愧帝
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山亡命賊在於
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
卿等今者亦復如是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
角試無一効驗卽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褚信對曰

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
素豈妄乎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
今說有言教者卽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迴無
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
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
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號此是仙學法
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棄妄必須
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心
不信亦可專心黃老黃老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
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爲道德之府

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
之長得擬佛法爲次至于茅子成子列子莊子等書
並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何獨
專於靈寶也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
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
哀愍吾大生恥辱衍曰大之制小使其然也譬如州
郡令長各處一境判決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
等比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猛
獸之文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僞二則不誤將
來褚信默然不答與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爾

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
衆映蔽日輪摩騰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
踊身高飛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
住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又聞天中
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未曾有也爾時法
師卽於大衆中而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嶽嶠

法雲坐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群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有所問者前出共

論爾時嵩嶽道士呂惠通對曰吾等諸人不量德力
輒欲比校向見神光顯照絕世難知又逢大士神變
奇特無比天樂垂音以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
大道有歸我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明帝卽從座起
禮法師足白法師曰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值
正教東傳之初願法師大慈開蹤曉示法師受請默
然而許帝敕大衆欲求法者前近法師座大衆圍遶
數百餘重各各靜然爾時法師卽出大梵音聲微妙
第一難佛功德不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三寶歎述
善法卽爲大衆說人天地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毘

新集法苑珠林

卷四

北齊

曇法或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或說出
家功德法大衆旣聞法已各生希有心爾時司空楊
城侯劉善峻白法師曰大德向者仰觀智慧與海同
量非我凡流所能度也我等欲憑大士出家充奉給
侍願垂聽許不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
緣仁者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帝卽前出白法師
弟子比來常爲真假相亂無慧能辯得蒙法鏡垂照
始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人民庶及婦女
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與剃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
別立精舍奉之使學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哉帝之

功德不可思議爾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嶽
諸山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南嶽觀道
士褚善信費叔才在會身死南嶽觀道士六十八人
殞埋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品已上楊城侯劉
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
軍姜苟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婦女
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并文
武官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燈作
種種技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瓶鉢悉皆施訖卽
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

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傳法記一卷

案玄通記云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
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意遊化至洛陽譯

出衆經漢靈帝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樓迦識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入至許都譯出經戒律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

有司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號名爲佛是其遺風乎卽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對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僧會對曰舍利慈愍求卽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光曜於天吳主卽置舍利鐵碓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卽碓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剛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卽造建初寺爲舍利起七寶塔

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康會是吳地僧之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闕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幾年闕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闕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嶽道士褚善信朝正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較爾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

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嶽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技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嶽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中自感而死自餘道士明帝敕放還嶽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出家爾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滯而不通今遇法師僧會入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

吳王曰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闕澤對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法舉寺禮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旨首尾向三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卽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能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臣又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

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爲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內外明遠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老孔二家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王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闕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敎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幽居濫說非聖人所制吳王咨之

曰公學博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

案後涼書秦王苻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醴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王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於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譯出衆經佛法爾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

案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識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衆經至持地六度不譯戒品謂

漢地人不能持戒隱而不譯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其戒品遂卽行道心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誦持至明告識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識卽令比丘誦之與本無異識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而得者漢地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此已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盡

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前設齋齋訖帝

語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
疑網爾時諸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
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
化胡以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姜
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
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
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在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
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
之歲事周爲守藏史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丙戌之
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

五見周德凌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
矣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歲次甲寅四月
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
周穆王二年歲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
載當周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
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周定王
三年老子始生生已年八十五至周敬王元年經四
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道此則年代懸殊不同鄙
夫一何闇說輒言佛爲侍者豈不高拒爲答此乃謬
乎姜斌曰案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

亦應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佛
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圓備億善
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卽金華捧足坐卽百寶
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
邪僞爲効右弼金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
法子無量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省天龍八部
曉夜奉接天樂懸空如雲天華散落如雨師子一吼
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周藏史以爲
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量應在周世如現神
通行有避世西逃方能化物若也柱下史能化其時周

德雖曰衰微仍承文武成康之風柱下史旣乃周世五
王何不加之以神變顯之以法藥授之若能此者如
風在艸危正自由何能潛逃於西遠化戎俗況法王
柱下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作周時爲侍者此亦
誤之太甚深可興悼焉仁者旣有開天之說此狂簡
斐然文章何足依信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當周穆
王時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
本內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見不能爲君一
人對衆更說姜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
何得迴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直是仁者識同管闕覽

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佛迴無一言記仁者若不
相信孔子自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
自披究足得開曉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
卜乎法師曰唯佛是聖人諸漢中王四生良導遠視
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視如掌中
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筮龜以通靈卦也爾
時明帝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又宣敕道士姜斌論無
宗旨復云開天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
處得來是誰持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魏收尚

書祖瑩等就觀取經得經將來帝遣文武官尚書郎
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琮太傅李寔衛尉卿許百桃吏
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人讀訖奏
云老子止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
專言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
衆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求道諸道
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姜斌所說帝卽遣
中書侍郎邢子才黃門侍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
搜訖盡無此書帝曰姜斌一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
爾時廷尉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

曰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多福敕令論
議開暢風猷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沾案會今陛下
縱大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戮人恐不當天意
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因中作國王時殺五百婆羅
門不犯戒律今姜斌開天之說此卽妖書惑亂朝廷
今不斬決誤後不少法師極諫姜斌免死配徒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